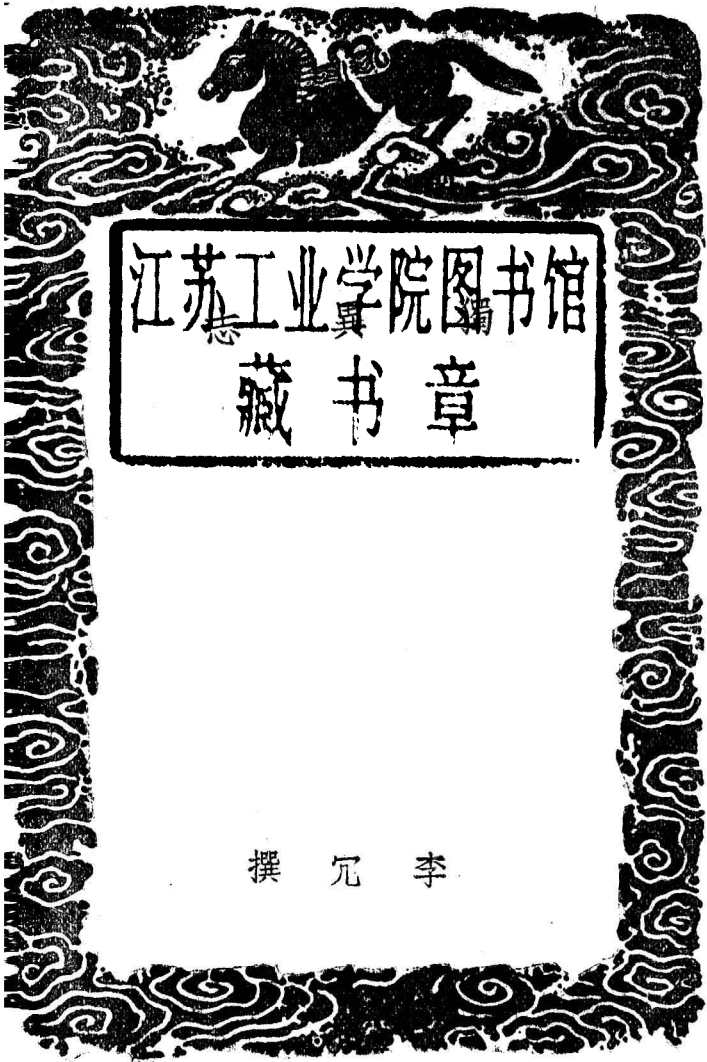


獨

異

志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撰 冗 李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獨 異 志

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李

冗

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

獨異志卷上

唐李冗撰

伊尹無父。生於空桑中。禹妻化爲石。後剖腹而生。啓老君耳長七尺。在母腹中八十一年。剖左脇而生。及生。鬢髮皓白。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。劉邕好食人瘡痂。文王四乳。臯陶鳥喙。堯眉八彩。湯臂四肘。禹耳三漏。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。衛臣弘演開己腹。納懿公之肝。周穆貴爲天子。車轍馬迹遍於天下。凡遊行一億一萬里。

海若居海島。每至八月。卽有流槎過。如是累年不失期。其人齋糧乘槎而往。及至一處。見有人飲牛於河。又見織女。問其處。飲牛之父曰。可歸問蜀嚴君平。當知之。其人歸。詣君平。君平曰。某年月日。有客星犯斗牛。計時卽汝也。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。

娥皇女英從舜巡狩。行及湘川。聞舜崩於蒼梧。泣下。淚灑湘川之竹。皆成斑文。公孫呂面長三尺。闊三寸。爲衛國賢臣。

漢趙伯翁嘗晝寢。羣孫戲其腹上。內七李於臍中。李至爛。流汁出。其家謂其將死。後李核出而無患。劉曜字永明。鬚百莖。皆長五尺。

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。其後子孫流衍。於今問之。皆劉裔。

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。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。長生周武帝。次生隋煬帝。次生唐高祖。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。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。爲霍光所廢。

項羽每叱咤。萬人手足皆廢。

晉宣王司馬懿。自願見背。

隋有麥鐵杖。一夕行一千百里。夕發洛陽。往宋州爲盜。及明却返。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。執爰告之。爲吏所劫。乃承愆。

淮南程幹。本富人。三年間。爲水火焚蕩。俱盡。妻茅氏。連八年。孿生十六子。相持行乞於市。梁武帝貴爲天子。三捨身爲同泰寺奴。

唐郭子儀授中書令。考二十四考。月入俸錢二萬貫。官供二千人。熟食馬料五百石。

郭太后貴極。綿聯八朝帝王。代宗外孫。德宗外甥。順宗新婦。憲宗皇后。穆宗之母。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。

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。泉湧。

東漢孟業。身重千觔。故帝疑其自重。乃以大秤懸棟間。業啓曰。陛下秤上秤臣。請秤之。雖肉重千觔。而智無一兩。

于寶母盧。當葬父時。潛推一婢於墓中。十餘年後母亡。與父合葬。開墓。婢伏於棺上。久而乃生。問之。如平

昔之時。指使無異。

唐初僧玄奘。至西域取經。入維摩詰方丈室。及歸。將書年月於壁。染翰欲書。約行數千百步。終不及牆。唐柳子昇妻鄭氏。無疾而終。臨卒時告子昇曰。不離君之身。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。已而子昇年近七十。再娶於崔氏。或多省前生之事。後產一男而卒。

前涼張軌時爲抱空令。嚴根妾產。同夕產一女。一龍一鷲。

賈弼之夜夢一人。面貌極醜。謂弼之曰。思以易之可乎。夢中微有所諾。及覺。臨鏡大驚。一如夢中見者。左右家人見之。皆奔走。其所異者。兩手各執一筆。書之於紙。俱有理詞。徐說之親戚。然後乃信。

魏建凌雲閣。既成。匠人誤釘其額。文帝乃令車繩引上。韋誕題三字而下。頃刻之間。頭髮皓白。

晉趙末年八歲。一夕異長。身長八尺。髭鬚滿頤。三日而死。

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。其末有一實甚大。獨異之。由是會賓客。摘而將食。乃剖之。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。

德宗朝有戴竿。三原婦人王大娘。首戴十八人而行。

韶陽有一人牧牛。一旦牛舐其臂。而色皎白。此人樂之。卽袒其體。令牛遍舐。皆白。其人數日間暴卒。其家恨殺此牛。召村社同食之。凡食者數十人。一夕同卒。

羿燒仙藥。藥成。其妻姮娥竊而食之。遂奔入月中。

山海經有大耳國。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。一耳爲衾。

賈耽爲滑州節度。酸棗縣有悍婦。事姑不敬。姑年甚老。無雙目。旦食。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。姑食之。覺有異氣。其子出遠。還姑問其子。此何物。向者婦與吾食。其子仰天大哭。有頃雷電發。若有人截婦首。以犬續之。耽令牽行於境內。以告不孝者。時人謂之狗頭新婦。

天后朝。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。乃自持刀開腹明之。五臟墜地。后遣醫工復內入腹。以桑皮細針縫合。經夕復生。玄宗卽位。追封代國公。

有娥簡狄氏。吞鳥卵而生后稷。

東漢陸績。歲饑。太守施貧者食。旣畢。問之。凡賜六百人。言其姓名。無一參差。

吳王闔閭死。埋劍客三千。以爲殉葬。

漢武鈞弋夫人。姓趙氏。手本拳。帝納後。以手伸之。遂展。

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。墨入木深八分。

王戎眇目。睛不眩。

廉頗食。盡米一斗。肉一觔。

陶侃有相者。視其手策文上。指謂曰。策文到指上爲三公。貴不可說。侃以針刺之。通指。因血出。灑牆爲公字。

唐大曆中。河南尹相里造刑。洛陽尉苗登。有尾長二尺餘。

神異經有李子昂。長七寸。日行千里。一旦被海鵠所吞。居鵠腹中。三年不死。

殷紂爲糟丘酒池。廣可以汎舟。

張少平妻田氏。少平卒後。累年寡居。忽夢一人自天而下。壓其腹。因而懷孕。乃曰無夫而孕。人聞棄我也。

徙於代。依東方。五月朔旦生一子。以其居代東方。名之東方朔。或言歲星精多能。無不該博。

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。

鄒衍吹律。能變寒谷生禾黍。

京房吹律易姓。本李氏。因吹律知名。乃改京耳。後棄市。

牛哀病三月。化而爲虎。遂食其虎。復化爲人。當其爲虎時。不知其爲人。及其爲人。又不知其爲虎。

申包胥哭於秦廷。七日七夜不食。乞兵救楚。秦感之。乃假兵救之。

後周有一人姓陳氏。二十而娶妻。妻亦齊年。至四十。兒女又各生孫。孫復生子。子復生孫。相承百年內。其

子孫盈數百人。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。

東漢靈帝時。有河內人婦食夫。河南人夫食婦。

靈帝時。洛陽女子生時。兩頭四臂。

魏文帝嘗著典論云。天下無切玉刀。浣布。俄而外國進此二物。文帝遂毀典論。

古有女木蘭者。代其父從征。身備戎裝。凡十三年。同穴之卒。不知其是女兒。

蜀人楊行廉精巧。嘗刻木爲僧。於益州市引手乞錢。錢滿五十於手。則自傾寫下瓶口。

漢有黃安。不知何許人。常坐一龜。畏日光。龜每二千年一出頭。安坐來。見龜五出頭矣。

符堅三年。鳳凰集於東閣。堅欲赦國中。時無有知者。忽有一童兒。緋帕幕首。走於市曰。官家有赦。堅復驗

詰。言赦書日。有一蒼蠅立於筆端。久而飛去。化爲童子。以告市人也。

禹治水。渡游江。風濤甚。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。左右恐懼。惟禹安然無畏。

王濬伐吳。於蜀江造戰艦。長二百四十步。上起走馬樓。舟船之盛。自古莫比。

唐貞元中。有乞者解如海。其手自臂而墮。足自脛而脫。善擊毬。桴蒲戲。又善劍舞。數丹丸。挾二妻。生子數

人。至元和末。猶在長安戲場中。日集數千人觀之。

燉煌實錄云。王樊卒。有盜開冢。見王樊與人桴蒲。以酒賜盜。惶怖飲之。見有人牽銅馬出家者。夜有神至

城門。自言是王樊使。今有人發冢。以酒墨其唇。但至可以驗而擒之。盜旣入城。城門者乃縛詰之。如神

言。

唐李祐爲淮西將。元和十二年。送款歸國。裴公破吳元濟。入其城。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。祐有新婦

姜氏。懷妊五月矣。爲亂卒所劫。以刀割其腹。姜氏氣絕。踏地。祐歸見之。腹開尺餘。因脫衣襦。蓋之。婦一

夕復蘇。傳以神藥而平。滿十月而產一男。朝廷以祐歸國功。授一子官。曰行修。年三十餘。爲南海節度

罷歸卒於道。

韓晉公混鎮浙西。威令大行。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。理民有冤不得伸者。往詣晉公。必據而平之。浙右進錢船渡江。爲驚濤所溺。篙工募人漉出不得。衆以錢填其數。混自至津部視之。乃責江神。因指其錢曰。此錢乾。非水中得之者。問吏。吏其實對。復投詞垢責。俄然二緡浮出波上。遂以取之。

玄宗打羯鼓。天寶初。春景甚煦。而卉物未拆。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。滿樹花發。帝謂左右曰。一曲未終而花爛然。得不以我爲聖耶。

劉伶好酒。常袒露不挂絲。人見而責之。伶曰。我以天地爲棟宇。屋室爲襯衿。君等無事。何得入我襯袴中。其人笑而退。

唐開元五年春。司天密奏云。玄象有譎見。其災甚重。玄宗大驚。問曰。何祥。對曰。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。今新進及第進士。正應其數。內一人李蒙者。貴主家婿。上不得已言其事。密戒主曰。每有大遊宴。汝愛婿可閉留其家。主居昭國里。時大合樂。音曲遠暢。曲江漲水。聯舟數十艘。進士畢集。蒙聞之。乃踰垣走。赴羣衆。愜望。方登舟。移就池中。暴風忽起。畫舸半沈。聲伎持篙。不知紀極。三十八人無一生者。唐劉闢初登第。詣卜者。蒞生筮得一卦。以定官祿。蒞生雙瞽。卦成謂闢曰。自此二十年。祿在西南。不得善終。闢留束素與之。其後脫褐。從韋令公於西川。官至御史大夫。爲行軍司馬。既二十年。韋病薨。使闢入奏。請益東川。詔未允。闢乃微服單騎。復詣蒞生。筮之。撰著成卦。謂闢曰。吾二十年前。常與一人。

會卜得無妄之隨。今復得此卦。非曩昔賢乎。闕卽依阿唯諾。葫蘆生曰。若審其人。禍將至矣。闕不甚信。乃歸蜀。果叛。憲宗皇帝擒之。戮於藁街。

唐賀知章。會稽永真人。進士擢第。太常少卿。秘書監。爲太子諸王侍讀。性落托放縱。逸思過人。年八十餘。因醉賦詩。問左右曰。紙多少。對曰。有十幅。乃書告老乞歸鄉里。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。賜越中剡田以給之。

孔子行過少陵原。聞婦人哭甚哀。使子貢問焉。何哭之悲也。婦人曰。向者刈薪而遺簪。孔子復問曰。刈薪遺簪。乃常也。而哭悲者何也。答曰。非惜一簪。所以悲。不忘故也。

唐天后朝。處士孫思邈。居於嵩山修道。時大旱。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。於天宮寺講人王經。以祈雨澤。有二人在衆中。鬚眉皓白。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。罷後可過一院。旣至。問其所來。二老人曰。某依洛二水龍也。聞至言當得改化。林曰。講經祈雨。二聖知之乎。答曰。安得不知。然兩者須天符。乃能致之。居常何敢自施也。林曰。爲之奈何。二老曰。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。因而滂沱。某可力爲之。林乃入啓則天。發使嵩陽召思邈。內殿飛章。其夕天雨大降。思邈亦不自明。退詣講席。語林曰。吾修心五十年。不爲天知何也。因請問二老。二老答曰。非利濟生人。豈得昇仙。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。撰千金方三十卷。旣成而白日冲天。

晉尙書令卞壺。死蘇峻之難。葬在上元縣。後盜發其墓。見壺鬢髮蒼白。面色如生。兩手皆拳甲。穿於手背。

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。

摯虞要注云。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。帝問髦頭義。權答曰。秦時有奇怪。觸山截水。無不崩潰。惟畏髦頭。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。

河東裴章者。其父胄。曾鎮荊州門。僧曇照。道行甚高。能知休咎。章幼時爲曇照所重。言其官班位望。過於其父。章弱冠。父爲娶李氏女。乃三十年餘。章從職太原。棄其妻於洛中。過門不入。別有所挈。李氏自感其薄命。常褐衣髻髻。讀佛書蔬食。又十年。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。曇照隨之。章因曇照敝舊。照驚噫久之。謂之曰。貧道五十年前。常謂郎君必貴。今削盡何也。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。照曰。夫人生魂訴上帝。以罪處君。後旬日爲其下。以刀割腹於浴斛。五臟墮地。遂死。

唐貞觀中。張寶藏爲金吾長史。嘗因下直歸櫟陽。路逢少年。畋獵割鮮野食。倚樹長嘆曰。張寶藏身年七十。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。可悲哉。傍有一僧指曰。六十日內。官登三品。何足嘆也。言訖不見。寶藏異之。卽時還京。太宗苦病痢疾。衆醫不效。卽下詔問殿廷左右。有能治此疾者。當重賞之。寶藏曾因此疾。卽具疏。以乳煎葦茷方進。上服之。立差。宣下宰臣。與五品官。魏徵難之。逾月不進。擬上疾復作。問左右曰。吾前服乳煎葦茷有效。復令進之一啜。又平復。上問曰。嘗令與進。方人五品官。不見除授。何也。徵懼曰。奉詔之際。未知文武二吏。上怒曰。治得宰相。不妨授三品。我天子也。豈不及汝邪。乃厲聲曰。與三品文官。立授鴻臚卿。時正六十日矣。

陶弘景隱居荊山。梁武帝每有大事。飛詔與之參訣。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。

梁張僧繇善畫。爲吳興太守。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。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。如對其面。嘗於江陵天
皇寺畫佛。并仲尼及十哲。帝曰。釋門之內畫此何也。對曰。異日賴之。至後周。焚滅佛教。以此殿有儒聖。
獨不焚之。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。不點睛。人問之。答曰。點則飛去。衆人以爲虛誕。固請點之。頃刻雷
霆。二龍乘雲騰上。其二不點者猶在。畫之通神若此。

晉何曾家法修整。年五十以上。每見妻。必正衣冠。自坐面南。妻坐面北。上酒酬酢。一歲不至。再三年八十
而終焉。

唐貞元初。河南少尹李則卒。未殮。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。自稱蘇郎中。旣入。哀慟尤甚。俄頃亡者遂起。與
之相搏。家人子弟驚走出堂。二人閉門毆擊。抵暮方息。孝子乃敢入見。二屍並臥一牀。長短形狀。姿貌
鬚髮衣服。一無差異。於是聚族不能定識。遂同棺葬之。

漢武陳皇后。本其姑公主標女也。色衰棄後宮。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。令作賦。賦成。帝見之。再得
寵幸。

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。每戰勝。龜則起。及其敗死之日。瘤入一寸。

東漢耿秉。鎮撫西邊。單于匈奴多懷其恩。聞秉卒。有勢而流血哀痛者。舉國發喪。

唐元和初。有天水趙雲。客遊鄜時。過中部縣。縣寮有讎吏擒一囚至。其罪不甚重。官寮願縱之。雲醉。因勸

加於刑責。於是杖之二十。累月雲出塞。行及蘆子關。道逢一人。邀之。言款。日暮。延雲下道。過其居。去路數里。於是命酒。偶酌。既而問之。曰。君省相識否。雲曰。未嘗。此行實昧平昔。乃曰。前月中部值君。遭罹橫罪。與君素無讐隙。爲君所勸。因被重刑。雲遽起謝之。其人曰。吾望子久矣。豈虞於此。獲雪小恥。乃命左右。拽入一室。室有大坑。深三丈餘。中唯貯酒糟數十斛。剝去其衣。推雲於中。饑食其糟。渴飲其汁。旦夕昏昏。幾一月。乃傳出之。使人蹙額。按捩肢體。手指肩脾。皆改於舊。提出風中。倏然凝定。至於聲韻。亦改。以爲賤隸。弟爲御史。出按靈州獄。雲以前事密疏示之。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。由是發卒討尋。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。臨刑亦無隱昵。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。

鄭覃歷官三十任。未嘗出都門。便登相位。以至於終。

唐蕭瑀嘗因內讒。上曰。自知一座最貴者。先把酒。時長孫無忌。房玄齡等相顧未言。瑀引手取盃。帝問曰。卿有何說。瑀曰。臣是梁朝天子兒。隋朝皇后弟。尙書左僕射。天子親家翁。太宗撫掌極歡而罷。

唐貞觀初。丹陽令王瓊。三年調集遭黜。瓊甚憤惋。乃齋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。求章奏以問吉凶。靈中年九十。強爲奏之。其章隨香煙飛去。縹眇不見。食頃後墮地。有朱書批其末云。受金百兩。折祿三年。枉殺二人。死後處斷。一歲瓊無疾暴卒。

唐初有僧玄奘。往西域取經。一去十七年。始去之日。於齊州靈巖寺院。有松一本。立於庭。奘以手摩其枝。曰。吾西去求佛教。汝可西長。若歸卽此枝東向。使吾門人弟子知之。及去年。年西指。約長數丈。一年忽

東向指門人弟子曰。教主歸矣。乃西迎之。裝果還歸。得佛經六百部。至今衆謂之摩頂松。

東晉大將軍趙固。所乘馬暴卒。將軍悲惋。客至。吏不敢通。郭璞造門語曰。余能活此馬。將軍遽召見。璞令三十人。悉持長竿。東行三十里。遇丘陵社林。卽散擊。俄頃。擒一獸如猿。持歸至馬前。獸以鼻吸馬。馬起躍。如今以獼猴置馬廐。此其義也。

說苑曰。湯時大旱七年。煎沙爛石。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。教之祝曰。政不節耶。使民疾耶。苞苴行耶。讒夫昌耶。宮室崇耶。女謁盛耶。何不雨之極也。言未既。天大雨。

漢霍光立宣帝。帝謁太廟。爲初獻。帝行而光在後。帝恐懼。如負荆棘。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。傳車垂赤帷裳。琮升車塞幃曰。刺史當遠視廣聽。糾察善惡。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。百姓聞之。振悚耳目。

吳隱之爲廣州。舊有貪泉。人飲之則貪黷。隱之酌而飲之。兼賦詩曰。古人云。此水一畝。懷千金。試使夷齊飲。終當不易心。又居母喪。過禮。家貧無以候。宵分常有雙鶴至。夜半驚唳。隱之起哭。不失其時。

伍員吹簫。行乞食於市。

庖丁善解牛。投刃皆虛。丁曰。臣始解牛之時。所見無非全牛。三年之後。未嘗見全牛也。及今十九年。而刃無肯綮。若初發礪。游刃必有餘地也。

郢人以堊漫其鼻。薄如蠅翼。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觔成風。盡去其堊而不傷鼻。

唐高宗嘗苦頭風。而目閉心亂。乃召醫工。工曰。當於眉間刺血。卽差。天后怒曰。天子頭是汝出血處。命撲之。帝曰。若因血獲差。幸也。遂針之。血出。濺黼衣。眼遂明。而悉復平。天后自抱繒帛。以贈醫工。阮籍放曠。有丘家女。極有容色。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。遂往哭之。盡哀而返。

唐太宗皇帝虬鬚。可以挂弓。

唐韓幹善畫馬。閒居之際。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。幹問曰。何緣及此。對曰。我鬼使也。聞君善畫良馬。願賜一匹。幹立畫焚之。數日因出。有人揖而謝曰。蒙君惠駿足。免爲山水跋涉之苦。亦有以酬効。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。不知其來。幹收而用之。

謝靈運臨刑。翦其鬚施廣州佛寺。鬚長三尺。今存焉。

博物志曰。太公爲灌壇令。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。問其故。乃曰。吾泰山神女。嫁爲西海婦。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。當吾道。不敢以疾風暴雨也。夢覺召太公。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。

晉垣谿鎮荊州。有一參軍。五月五日採鷓鴣。剪其舌。令學人語。經年遂能言。後因大會。豁出之。令遍學。座客話。有一人患齟鼻。鷓乃遽飛入甕中。語與患者無異。舉席皆笑。

玄宗朝。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。夫人崔氏止兒女。不令號哭。曰。公命未終。我得知之。語曰。公清儉而廉潔。蹇進而謙退。四方賂遺。毫髮不留。與張燕公同時爲相。張納貨山積。其人尙在。奢儉之報。豈虛也哉。及宵分。公復生。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。公曰。理固不同。冥司有三十爐。日夕鼓囊。爲說鑄橫財。我無一焉。

惡可匹哉。言訖復絕。

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。暮春之月。忽遇遊南園。令家僕僮舁至藥欄。語曰。我不見此花而死。可悲也。悵然而返。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。公視之。三日乃薨。

晉孟嘉少知名。庾亮大會州府人士。嘉坐甚遠。亮問江州刺史曰。聞有孟嘉。其人何在。守曰。在坐。君自認之。俄然指曰。彼君少異於衆。非嘉乎。曰。然。亮大笑。喜得嘉。

王敦爲駙馬。如廁。左右侍者甚衆。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廁。無羞愧色。有一侍女曰。此人必能作賊。其後果爲亂也。

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。仲文每照鏡。常不見其首。後數月。果爲武帝所殺。

漢宣帝時。有人於疏屬山。石蓋下得二人。俱被桎梏。將至長安。乃變爲石。宣帝集羣臣問之。無一知者。劉向對曰。此是黃帝時。窳窳國負武之臣。犯罪大逆。黃帝不忍誅。流之疏屬山。若有明君。當得出外。帝不信。謂其妖言。收向繫獄。其子歆自出。應募以救其父。曰。須七歲女子以乳之。卽復變。帝使女子乳。於是復爲人。便能言語。應對如劉向之言。帝大悅。拜向大中大夫。歆爲宗正卿。詔曰。何以知之。歆曰。出山海經。

漢東方朔。歲星精也。自入仕漢武帝。天上歲星不見。至其死後。星乃出。東漢王霸。善撫士卒。每有人死者。脫衣殮之。